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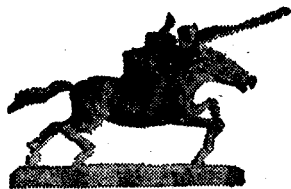
努尔海霞

李彦清



努尔海霞

李彦清



烽火文艺社

一九八二年 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新疆北部哈萨克牧区。建国初期剿匪时被哈族人民救护养成的汉族血统姑娘努尔海霞，便有了双层的父母和身分。本书着重描写了她在六十年代初被裹胁劫持异国，虽处身险境，遭逢艰危，并数陷魔窟，几不脱身，然她归念不移，斗志益坚，女扮男装，勇往直前，加之朋友的帮助和祖国的营救，终于胜利返回。围绕她展开的还有我边防部队和兄弟民族同志乐为戍边，力胜强敌的英雄业绩。其中凝血含泪，情重意远，凄婉动人。具有题材新颖、情节曲折、文笔细腻的艺术特色。

责任编辑：周献明

封面设计：焱 卉

努 尔 海 霞

李彦清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9·字数 169,000

1982年9月第1版·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62,000

书号10137·54 定价0.70元

目 次

引 子	1
一 啊，草原	6
二 边风萧萧	32
三 风铃叮当	40
四 骏马失蹄	51
五 刀光血影	65
六 旋风狂卷	79
七 路途坎坷	90
八 异乡情思	100
九 女扮男装	115
十 陷入魔窟	130
十一 乐为戍边	151
十二 冬夜擒熊	164
十三 坚贞不渝	183
十四 不速之客	203
十五 大雁来归	221
十六 雪地搏斗	233
十七 儿女情长	253
十八 欢歌笑语	267

引 子

祖国是金子的摇篮。

——哈萨克族谚语

我挽马徜徉在散发着鲜花芬芳，青草馥郁，牛羊膻臊和泥土咸腥的霍尔果斯草原，脑子里萦回着一些草原上古代的勇武、雄奇的传说。然而，现在我要搜集的却是当今的故事，这是一个悲壮动人的真实的故事，我依稀听说过。

“得得得！”清脆而急促的马蹄声，好象用达甫鼓演奏京剧“急急风”。我一抬头，两道灰影便从我身旁窜过。紧接着，一匹枣骝马挟着一阵风，象一道紫色的闪电划了过去，如同黑天的流星，在空间留下一道长影。

我感到惊异，急忙认镫上马追上前去，虽然不能跟枣骝马保持同步，但我看清了，枣骝马背上贴伏着一位哈萨克妇女，鼓着风的绿裙象一面旗帜。溅过一片水滩，穿过一片树林，在一道红柳丛前，只见她左臂抱住马脖子探下身去，右手举起马鞭照准灰影抽去，接着便响起了恶狼的惨叫。

我催马追上去时，枣骝马又跑了。那灰狼在草丛里打

“滚眼珠吊在脸颊上，一条腿软软地搭在地上。

正在这时，随着一阵杂沓的马蹄声，一彪人马追了过来，牧羊狗好象一阵飞箭。“努尔海霞——”人们边跑边喊着。

“努尔、海霞……”我复述着这既有哈萨克族特点，又有汉族色彩的复式结构的名字，等待着涌上来的马队。

人们朝前冲去，留下一个老牧民看守着地上的猎物。他肩上蹲着一只黑鹰，带钩的喙喙，电珠似的眼睛，十分凶猛。“努尔海霞，她是谁？”我问道。

“她就是她，”老牧民从马上跳下来，肩上的鹰打了个闪，巨大的翅膀一展，稳住身子。“她就是我们草原的英雄，从那边回来的。”他的那双象肩上的鹰一样锐利的眼睛，轻蔑地朝界河对岸膘了膘。

“啊！对了，快讲吧！”我禁不住惊呼了起来。这不正是我所要了解的那个故事么！

他见我如此惊喜，倒并不着急，只掏出莫合烟慢慢卷着，象是故意逗引我的兴致似的。

经我再次催促，他才将卷好的烟点燃，边抽边讲开了，眉飞色舞，侃侃相述，那情形，真象是在数说久藏在心中的珍宝哩！

老牧民说她不仅有一个哈萨克族父亲，还有一个汉族父亲，有汉族母亲，又有哈萨克母亲。有的是军人，有的是牧民，有的还活着，有的已死去。他们陶冶了她的性情，使她具有牧人的开朗和剽悍，军人的坚定和顽强，母亲的善良和温

顺……

说她自躺在马背的摇床里，就从父辈嘴里听到过草原的兴衰史，沙俄侵略者霸占和掠夺草原的罪行史，伊犁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史，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的传说。民族英雄林则徐治理边土的故事，还有解放军牧改工作队的功绩……

说她长到十七岁，正用青春的双臂拥抱草原的山水和牛羊，正当被小爱神丘比特的神箭射中，情窦初开，处于热恋时，却被歹徒劫走了。她到了异国，带过界河的只有情人的一条毛巾……

大地是母亲，唯有每时每刻把手足紧贴大地母亲，才有生命的源泉。祖国是母亲，唯有每时每刻把自己的心紧贴祖国母亲，才有幸福的保障。对祖国的爱，对父母的爱，对恋人的爱，牵动着她，吸附着她，象环绕地球旋转的小星，不停地向祖国运动。

说她在放趟子朝边界跑时，被枪口堵住，和草原的同胞一起被蛮横地驱赶着朝不知名的地方走。后来，她又女扮男装，化装成找马人，在异乡忍受饥渴和各种病痛的折磨。

失去祖国的人，就象失去森林的夜莺，离开祖国的人，就象离开花园的布谷鸟。

说她象被粘在蛛网上的小蜜蜂，在敌人布设的圈套里挣扎。时而被请上汽车，奉为“上宾”；时而惨遭拷打，作阶下囚；时而被流氓们剥光衣服，用凌虐相胁迫，让她答应做他

们的鹰犬。

至死不为巴依晋奶茶。她在那训练鹰犬的神秘山谷，绝食、装病，他们只好将她送出来，答应送她“回国”。可是在一个小镇，她被扔下汽车。在她彷徨之时，又遭民警局的逮捕，无理指控她为中国间谍。

她想祖国想得发疯，盼亲人盼得着迷。但在威逼、诱惑和奸邪面前，头脑清醒，意志坚定。“即使一辈子实现不了回草原的愿望，也不能给母亲脸上抹半点黑。”这就是她的回答……

杂沓的马蹄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牧民们赶回来了。一只灰狼软绵绵地搭在为首的老牧民的鞍上，下场跟地上那只并无二样。架鹰的老牧民朝夹在人群中的枣骝马一指说：“那不，她来了，你找她谈吧！”说罢，叫了声：“努尔海霞！”

我循着老牧民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她，绿色绸裙，藕荷色丝巾，白里泛红的瓜子脸，极象一个汉族小媳妇。

听到喊叫，她急忙滚鞍下马。穿皮靴的脚刚刚点地，又轻轻弹跳了起来，原来是踩倒了一棵矢车菊。她把它扶直，培上土，舒舒叶子后，才笑吟吟地迎上来。温柔得就象她头上飘动的丝巾。这形象怎么也跟刚才的猎狼图对不上号。

我说了自己的身分后，就开门见山地问她，对十八年前回归祖国有何感想。她舞弄着手中的包着银箍的马鞭把，撩拨着额头汗涔涔的头发，略一思索，朗声道：“在那边，我就向处身异地的同胞们说过，我要把他们的心声带回去，

我要站在苏尔塔斯山顶，向祖国、向草原呼喊：‘与其在异乡吃酒肉，不如在故乡喝凉水！’”

她的话完了。我仰头凝望着面前的苏尔塔斯山峰，心里象霍尔果斯河一样翻腾着巨澜。

这难道不就是一股爱的力量吗？只有对祖国爱得深沉，才能产生排除万难的向心力。我应该把她——这颗失踪的小星的轨迹描绘出来，给人们一种启迪：

只有开放在花园中的花朵才是美丽的，
只有生活在祖国内的人们才是自豪的。

一 啊，草原

春夏的暴风雪是草原的刀子。

——哈萨克族谚语

伊犁，犹如一道绿色屏风，遮挡在新疆的西北门户。以她高峻的山壁，宽阔的草原，肥沃的田地和汹涌的大河，装点着祖国边陲的关山。霍尔果斯草原象一幅地毯，在五月的阳光下，现出一片油绿。天高地阔。洁白的毡房象扣在绿毯上的奶茶碗。随着牧歌滚动的羊群，象落地的白云。伴着唢哨奔驰的肥牛壮马，象飘动的火焰……

春夏的暴风雪是草原的刀子。由于乌拉尔山的一个高压脊，高压脊北部一个高空槽，带领冷空气南下，草原上顿时阴风怒号，恶云排空，气温遽降至冰点。一场厚雪捂了下来，毡屋被撕裂了，毡片老鹰似地旋上半空。棚圈压坍了，牛羊在风雪中啼饥号寒。新打的牧草让风掀了垛，乱草被赶得四处奔逃。水结了半尺厚的冰，雪堵了草滩上的道……

在这猝不及防的大自然淫威面前，阵容庞大的医疗队，装载救灾物质的汽车和拖拉机，清雪开道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，顶着风雪进了草原。

但是，灾害还没有彻底打退，一场人为的灾难又象暴风雪一样卷过来了。

谣言象成群的黑老鸱，张开翅膀乱飞，霎时间把半边天都遮黑了；打着“侨民协会”招牌的人，象鬼似的到处乱窜，利用草原的暴风雪造谣欺骗。于是，草滩上放牧的牧民，大田里耕作的社员，馕坑边打馕的妇女，毯架前织毯的“吾斯达”（工匠）……都揣着“侨民证”涌向草原，涌过界河，离弃了祖国。

霍尔果斯河，这条奔腾于高山深壑，能掀动山体，拔起大树，搬走巨石的滔滔大河，面对着草原遭遇的浩劫愤怒了，举起三尺大浪，打着大镲似的漩涡，冲出苏尔塔斯山阙，呼号着，咆哮着，试图为草原洗却受外人欺凌的奇耻大辱。

驻惠远边防团三连连长苏尔坦，在抗灾保畜之时，奉命率领战士来到界河沿岸。现在，部队撤走了，他留下来，带领由牧场和公社民兵组成的小分队，对付这第二场灾难。在临近界河的草滩上，到处都是牲畜。牛、羊、马、骆驼混杂在一起，忠于职守的牧羊狗，左一跳、右一窜地拦截着各自看管的羊群，等到实在控制不住的时候，就向天长啸几声，抱怨着跑了。因此，草滩上除了畜群，便是吐着粉红舌头、无家可归的牧羊狗。

他们还是在清早喝了奶茶的，现在已是正午，大家人困马乏，唇焦口燥地正在围截一片羊时，从公社方向传来一片喧嚷声、哭喊声，车轴的“吱呀”声和牲畜的啼叫声。弥漫在

空中的黄尘，夹裹着这由人、畜和车辆组成的队伍，好象一条滚滚而来的黄龙。恰似杜甫在《兵车行》里描绘的咸阳桥头的景象。

苏尔坦拉开扛中尉牌牌的衣领，拧着眉头，正在思谋着如何挡住这支大军。一匹枣骝马驮着一位身穿绸裙、坎肩，头戴羽翎绣花帽的哈萨克姑娘赶上来道：“苏尔坦连长，好象是从南疆来的，看那细腿毛驴。”“连长”二字她念得很轻，很亲。

姑娘是金光牧场牧业队队长阿不都满金的女儿，叫努尔海霞。那张太阳晒不黑、风沙打磨不糙的瓜子脸上，布满了愤怒的云朵，黑葡萄似的眼睛盯着苏尔坦，“我们去把他们拦住吧！”她又说。枣骝马急得用前蹄刨着地。

苏尔坦悄悄看了她一眼，同意了她的建议，当机立断地喊一声：“走！”“走”字刚出口，努尔海霞就象一个传令兵，把手里的包了银箍的马鞭朝空中一举，高喊着：“同志们，截住他们！”

马蹄声象急雨，青草被踩碎了，每匹马的后边都撂下一片绿色的草汁和草叶。赶到大道上，大家便滚鞍下马堵住路口。

苏尔坦牵上马走上前去，把态度放得极为平和地说：“乡亲们，你们是不是上麦加朝圣呀！不过朝觐月可是伊斯兰教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呀！况且，你们走的方向也不对头，真主居住的天房不在北方。”

人们不跟他搭话，只是都停了下来。嘴唇干得起泡的小

伙子，提上“却鱼根”^①和大肚子水葫芦去汲水。老人们疲惫地爬下车，蹒跚着到树荫下去乘凉。妇女把孩子抱到路边去拉屎撒尿。

“乡亲们，大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天山下，怎么是侨民呢？”苏尔坦指着地里的庄稼说，“你们看，麦子到口了，玉米挂了胡子，这是大家用汗水浇灌出来的，怎么能忍心丢下走呢？怎么能让它烂在地里，糟踏了呢？扔下小果园，小平顶房，葡萄架，不痛心吗？政府没有错待你们。乡亲们返回去吧！”

这些话好象投进水里的石子，在每一个人的心潭里都激起了波浪，人群中出现了骚动：“是啊，生长在花园里的花是美丽的，生活在故乡的人是自豪的，谁说我们是侨民？”“跑过去还不知道是啥样的，我真后怕啊！”

这时候，民兵们在草滩上绊好马，散到人群中去工作。努尔海霞看见有辆毛驴车上坐着一位维吾尔孕妇仰着身子，腆着肚子，手按着小腿在哭泣。便上去叫了一声“大嫂”，拉起她的手，说：“你愿意看到你的巴朗（小孩）生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和车上？转回去吧，啊？”

妇人擦着潮湿的眼睛，斜睨着双手交叉、靠在车辕上吸莫合烟的丈夫。丈夫茫然地仰脸看天，一口粗一口细地吐着烟雾，好象一部跑累了、听凭别人指挥的蒸汽机车停靠在车站上。努尔海霞丢下孕妇，走到男人跟前说：“大嫂的身

^① 铜质水壶，可烧水。

子怕是没有几天了，你想过吗？如果她把巴朗生在车上，没医没药，无吃无穿，你说，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？”

男人的身子颤震了一下。姑娘又说：“牲口下了崽，还要给扔把草，何况人呢？”

孕妇捧住脸呜呜地哭了。

丈夫手里的半截莫合烟碎了，烟末徐徐撒落在地上。突然，他把脚一跺，执着鞭子，扳着车辕，把车打转。当车轮朝着来的方向滚动时，孕妇双手抚胸，舒心地喊了声：“胡达！”

在这杂乱无章的队伍中，许多人就象羊群跟着头羊走一样，没有思想，只有顺从和随大溜。当他们把树锯倒，把门窗挖下来，把粮食和箱柜装上车时，他们便动摇了；当他们初上征程，稍受一点风尘之苦时，他们就怀疑了；当他们越走越感到前程茫茫时，他们就更泄气了。现在就是这样。但由于强烈的宗教意识，他们相信胡达给他们指路，而“领头羊”就是到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学过经文的大学生，他们就是能代表胡达意志的大毛拉。因此，他们想回家，可又不敢充当“带头羊”，把自己这辆车拉出人流，重返热恋的故里。现在看到有人翘身要回，这人好象又成了在喀什学过经文的大毛拉。顺起他也就是信奉胡达，人们便吆着牲口，赶车紧跟了上去。

这时候，人们相互劝告，相互道别，车和车相撞，马和马相咬，驴见驴叫……

在这当口上，从道旁的小村里出来几个彪形大汉，一式的西服，斯大林式制帽和唇髭，领头的是一个黄须、黄发、黄

眉、黄眼珠的中年人，叫霍加尔，是公社民政干事。“喂，你们为什么阻挡我们的侨民？”他气冲冲地说。

苏尔坦听说他最近一直在这里散发“侨民证”，就大步流星迎上去，质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霍加尔把棕色西服一掀，手插着腰：“我们是‘侨协’的。”

“照实说，算不算中国人？”

“哧！”霍加尔的鼻子，象按住脊背的斑螫的屁股，喷出一股难闻的烟雾，轻蔑地打了个榧子。

苏尔坦气极了，扬扬下巴颏：“先生，撤掉你们的‘侨协’吧，我们不承认那个。”

努尔海霞送走孕妇的车，听到这里又争执起来，赶来一看，是下巴刮得象女人脚后跟一样的霍加尔，知道他早把妻子孩子送到那边的阿拉木图的亲戚家，说：“就是这二狗子，前些天窜到我们牧业队造谣生事，收买人心，让我阿塔轰了出来。”这时，霍加尔给身旁的人丢了个眼色，向人群喊道：“侨胞们，不要受他们的欺骗，美好的生活在界河那边等着你们，前边的路不远了，前进一步，幸福无穷啊！”

这些话给那些铤而走险的人鼓了劲。狂热被煽动起来。在几个穿西服的人的协同下，一些人赶着大车，挎着包袱冲了过来。民兵们本来是相互套着胳膊，象一堵篱笆似的拦在路上的，但阻挡不住这个阵势，篱笆很快就散了。

苏尔坦大喊着、乞求着，看着这些不听劝阻的人远去了，脸气得铁青，灰心地一把抓下军帽朝绊马的草滩踱去。正在这时，从草原驰来一匹小花马，马背上坐着个十二三岁

的“巴朗”，老远就喊：“姐姐——”

这是努尔海霞的弟弟，叫哈森。跑到民兵跟前，滚鞍下马，抹下阿匐帽扇着风，扯起绣花边的“狗钻洞”擦着汗，“我姐姐呢？”他问。

苏尔坦急忙朝民兵中寻找，没有姑娘。只见她的用水缠缚着前腿的枣骝马，在一跳一跳地揪草吃。苏尔坦赶忙打发人到人群中去找，又一把拉过哈森问道：“找她有事吗？”

“吐逊……”哈森的脸变得血红，眉毛都飞了起来，“吐逊带了一拨人抢羊，阿塔阻拦，他打人……”

这时，前去寻找努尔海霞的民兵们回来说，大道上没有她，返回的人群中也没有。

苏尔坦吃了一惊，难道追赶前面那伙人去了？为什么不骑马？事情蹊跷。

哈森看到苏尔坦脸色不对，一纵身跳上马，小花马便扒开鬃子，四条腿变成两条腿，箭一样朝前射去。苏尔坦也不怠慢，解开枣骝马，把大臂一挥：“到界河边去！”

民兵们的马队朝霍尔果斯草原插过去，想抄直线奔“贸易桥”。

霍尔果斯河是界河，多少年来，居住在霍尔果斯河两岸的哈萨克、维吾尔人都在这里开垦沃土，种植小麦、玉米，培植瓜果园林。秋冬山南、春夏山北地逐水草放牧。在这里休养生息，繁衍后代。为了来去方便，为了不使激流吞噬牲畜，他们从苏尔塔斯山伐来云杉，在汹涌的河上架起桥梁，把两岸连成一体。可是，自从一八八一年二月，即清光绪七

年正月，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《伊犁条约》之后，霍尔果斯河西地区被划入俄国版图，草原被肢解了，搭设在河上的桥被烧毁了，雄峙于河两岸的两座苏尔塔斯山，就象一对双胞胎，默默地观望着。但是，哈萨克族人民素以部落为单位，他们要到河对岸的山上去祭祀祖先，他们要到河对岸的草原去迎娶早已定聘的姑娘；河那边的人也要到这边来探望父母，换取丝绸。维吾尔人也要赶上毛驴到特穆尔图淖尔^①去驮盐巴，河那边的维吾尔人也要过河来调换瓜豆种籽……于是，桥重新把人民之间的友谊联接起来。后来，河对岸扎起了铁丝网，开出了公路，耕出了检迹地^②。桥，渐渐变成“贸易桥”，只供边境牧民往来贸易。对方用印花布、羔皮和头巾，交换中国的砖茶、红花细瓷碗、金亮的茶炊、莫合烟和方块糖……

苏尔坦和民兵们正旋风似地奔驰，哈森紧伏在小花马上又返回来了：“苏尔坦阿喀，贼娃子——”他用鞭子指着人流：“姐姐在大车上！”

苏尔坦把枣骝马的缰绳给哈森扔过去，向民兵们一摆头先跑了。

刚才，在民兵的防线被冲开后，努尔海霞为了阻止人群，扑向领头的那辆大车，死死地拽住辕马，好象驾驶员给汽车拉了死闸，终于煞住了大车。可她头上却落了一鞭子。在她发懵的时候，被人拦腰夹上车，胳膊被拧到背后。扭头

① 即今伊塞克湖。

② 即松土带。